

荷花镜里香

□葛鑫

“剪一段时光缓缓流淌，流进了月色中微微荡漾，弹一首小荷淡淡的香，美丽的琴音就落在我身旁……”晚饭后，我和父亲在公园散步，草从里隐约响起《荷塘月色》的旋律。

“前面是很大一片荷塘。”父亲提醒我，“早晨的时候，已有荷花开了。”我听罢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果真，空气中弥漫着荷叶、荷花、草木等混合在一起的味道，直沁入心中。那味道浓郁又淡雅，非常的独特，远远地便能分辨出了，正如一清丽的女子，芬芳脱俗。

“竹色溪下绿，荷花镜里香。”我想起了李白的诗句。漫步在荷塘边的小路，夜色微凉，在皎洁的月光下，溪水清澈，掩映着丛丛绿竹，水面明净如镜，映着荷花的倒影，传出阵阵清香。突然就有种天人合一的感慨，大自然的灵性与人间的美好交融到一起，那如

瀑般的诗意扑面而来。硕大的荷叶静静地立在荷塘中，端庄淡雅，而那些含苞的和正盛开的荷花，更显得妩媚动人。我不由地驻足，沉浸在香气中，我一时间感觉自己也如荷仙般玉立婷婷。

见我驻足，父亲也停下来。我们爷俩就那样静静地立在荷香里，静观荷花，细赏荷叶，一瞬间仿佛坠入了宁静清雅的境界。清风徐徐，荷香袅袅，荷花轻轻颤动裙裾，不由得想起朱自清笔下那“婷婷的舞女的裙”，在荷塘的幽境里，荷香氤氲，在月光下流淌，沁入人心。荷香此时正似一股清流，抚慰藉着人的心灵。

父亲说：“老家的荷花应该也开始盛开了吧？”听到此，我仿佛看到荷香缓缓流淌着如水的记忆，思绪便随着荷香飞回了千里外的故乡。

故乡的村头，曾经有很大一

片荷塘。在上个世纪80年代，那荷塘是我的小学同学柱子家承包的。荷塘边种了些柳树，还有两棵高大的梧桐树。

每次上学路过荷塘，柱子就会从荷塘那边走出来，我们几个小伙伴便会停下脚步，坐在梧桐树下，乘乘凉，歇歇脚，闻闻荷香，看看蜻蜓，偶尔也惊诧一下小荷才露的尖尖角。而柱子并不闲着，他或者摘两个莲蓬给我们分享，或者扯两片大荷叶给我们挡太阳……有时，还会推来他家的小木船，让我们坐船进荷塘里玩。每每会听到他父亲的轻斥，是怕我们人小不安全吧？因为他并不会真的阻止，只是会走过来看着我们。而钻进荷塘的我却有些小兴奋，我觉得自己就是那撑小艇的小娃，虽没有偷采白莲，却真的是应验了“不解藏踪迹，浮萍一道开。”

夏日的荷塘满是浓淡相宜的婉约之美，荷叶遮挡了一池碧水，婷婷玉立的荷叶上，常有青蛙蹲在上边打盹，偶尔会“呱呱”两声。一阵微风吹过，空气中弥漫的全是沁人肺腑的荷香。

下雨了，雨点落在荷叶上，如珍珠般滚动。落在荷叶上的雨滴滚作一团，玉立的莲荷好似在窃窃私语，又好像在轻声唱歌。此时，湿润润的空气里透着荷香，让人陶醉。而调皮的我们，便会采一片荷叶擎在手中，挡着细雨。

坐看风起时，荷香晶莹剔透，在微风中写着心事，歌还在那里缓缓地唱着：“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，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，游过了四季荷花依然香，等你宛在水中央……”

我俨然已分不清眼前是故乡的荷还是异乡的荷了，那荷香也融合在了一起，挤满心间。

蝉鸣是夏季的歌声

□聂难

盛夏时节，老家也到了蝉鸣时节。小时候，我生活在乡下，整个夏天每天从早到晚，蝉鸣不绝于耳。可以说，我是听着蝉鸣声长大的，那时的我，整个夏季几乎都泡在此起彼伏的蝉声里。

蝉是夏的精灵，蝉是夏的使者，蝉是大自然的歌唱家。绿荫树下，蛰伏地下的蝉蛹，历经数载孕育，最终破土而出，铆足了劲儿鸣唱。在夏之茂盛里走向生命的极致，唱得灿灿烂烂、响响亮亮。蝉，属于夏天，为夏天歌唱。乡间广阔田野间的树木是蝉歌唱的舞台，是蝉的极乐世界，田野万物也在蝉的歌声中不断变幻着色彩。夏天因有它们的歌唱愈显生机勃勃，天空寥廓，树木葱翠。它们的合唱是大自然最嘹亮的交响乐。

蝉鸣，是夏天的标配，是夏天必不可少的音符，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成千上万只蝉纵声高歌的夏天，该是何等的单调和枯燥。抑或说，没有蝉鸣的夏天，似乎算不上是真正的夏天。蝉鸣是一种美丽的声音，又是一种安乐和吉祥的符号；它既像一声声劳动号子，又近乎是一曲曲丰收的乐章……是啊，听着它们发出悠扬

而热烈的吟唱，人们便会沉浸在夏的季节中。

在乡下，我们称蝉为“知了”。小时候，每到夏天，最快乐的事莫过于捕蝉了。套蝉用的是一根长竹竿，先用一根线系在竹竿的一头，再挽一个活套。我们按捺不住蝉声诱惑的冲动，手里紧攥着竹竿，屏住呼吸仔细找寻蝉的踪迹，一旦发现，便蹑手蹑脚向发出声响的地方靠近，把活套对准知了的头部，小心翼翼，不露声色，轻轻一拉套住知了的头，知了悻悻愣愣又飞又叫，可是它再也挣脱不了。当然，很多时候，待我们靠近，鸣唱戛然而止，瞬间便无影无踪。等我们失望地离去，蝉又欢快地高唱起来，它似乎洞悉到了我们的意图。

后来书读的多了，慢慢才认识到儿时捕蝉是一种过错。蝉出生于大地，又回归于大地。蝉，雌雄交配后，蝉的卵产在树上，到第二年春夏，蝉卵才孵化出小小幼虫来。刚孵出的幼虫顺着树干，爬到地上或掉落地面，然后找松土钻入地下，一般要三至七年，幼虫又叫“知了猴”，长大后爬出地面，脱去外壳，变成蝉，等翅膀变硬，就在树枝上高唱……

蝉鸣，让夏天变得平平仄仄韵味无穷。

那种铿锵有力、幽然清亮的声音；那种抑扬顿挫、清脆悦耳、坚定执着的声音，一声声、一次次穿透炽烈的阳光，从盛夏的枝头上发出，在滚烫的风里传送。摒弃杂念，侧耳聆听蝉鸣，细细品味蝉鸣，那种发自肺腑的真情呐喊，是蝉对生命最深情的呼唤。它们虽然生命短暂，但以实际行动，不卑不亢，热爱生活，为活着的每一天纵情歌唱，仿佛今生就为了赴一个美丽之约，履行一个神圣使命，竭尽所能，不知疲倦。

蝉的一生，既悲壮又灿烂，虽弱小却不低沉，活在世间，就要竭力彰显生命的活力。从蝉的一生中，我领悟到了生命的纯粹，感受到了悠悠的禅意。原来人们之所以喜欢听蝉，不仅是欣赏蝉声的清亮、激情，更是在感悟蝉的高尚品质。“露重飞难进，风多响易沉。”骆宾王借蝉喻己，才华未展，无人觉知；“居高声自远，非是藉秋风。”虞世南以蝉的高洁表现自己品行高洁。

又到了夏天，又听到窗外传来的阵阵蝉鸣。蝉鸣兮夕曛，声和兮夏云。心随蝉音，越过窗外层层彩云，仿佛又回到童年的夏日美好时光。

把夏天煲在粥饭里

□靳小倡

当厌倦了山珍海味后，我开始怀念一碗粥的朴素。粥是个好东西，它味道鲜美、温润适口、营养丰富，实为养生保健佳品。粥颇有君子风范，任何食物与粥为伍，就立刻变得亲切温暖起来，让人百食不厌。

我国人民自古就有食粥的习惯，古人深知，吃粥既能节约米粮，又可治病养生，地无分南北，人不论贫富，中国人爱粥者比比皆是。我国古代医书上有大量用粥作食疗的记载，桂圆粟米粥能补益心脾、养血安神，核桃粳米粥能润肺止咳、润肠通便，生姜大枣粥有温胃散寒、温肺化痰的作用……诗人陆游还是一位烹饪专家，他曾写下《食粥》曰：“世人个个学长年，不惜长年在目前。我得宛丘平易法，只将食粥致神仙。”全诗肯定食粥是一种长寿之道，颇有见地。

现代人越来越注重健康，粥是健康饮食不可或缺一部分。粥妙不可言，它介于饭、菜和汤三者之间，有饭的饱腹之功，有菜的美味爽口，也不乏汤的营养开胃。

夏日炎炎，溽热湿闷，使人常感不适，食欲减退。一碗清淡的粥不仅可以清清你的肠胃，也能让你心情倍感舒适。

母亲每年夏天都会做西瓜皮粥，瓜皮粥也算是我家榨取西瓜“剩余价值”的典范了。母亲将西瓜皮削去最外层硬皮及残留瓜瓢，冲洗干净，切成细丁，用盐稍腌，接着取出紫砂锅，放入清水、西瓜皮丁、大米，先用旺火煮沸后，再改用小火煲上二十分钟，以盐、胡椒调味后进食。此粥消热解暑、生津止渴，每天下班后喝上一碗母亲煲的西瓜皮粥，一天的劳累和燥热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儿时，夏天常发低烧、厌食，父亲便将梨洗净切碎，在锅里煮半小时左右捞去梨渣，再加入少许大米，煮烂熬成粥，趁热让我吃下。梨粥治小儿风热、肺热咳嗽、食欲不振效果显著。

现代社会生活节奏飞快，煲粥却需要性情平和，慢工出细活儿，心态浮躁的人是煲不出一碗好粥的。食粥是一种生活态度，它让生活洗尽铅华返璞归真，让日子简单纯粹。“饭蔬食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矣。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。”几千年前的孔子如此洒脱，他崇尚朴素清淡的生活，我们这些忙忙碌碌的现代人在夏季煲一锅自己心仪的粥，岂不快哉！

蛙鸣声声是夏天

□彭海玲

“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。”稻花飘香，蛙声一片，那此起彼伏的蛙声里潜藏着人们收获的喜悦。

不过，记忆却是被蛙声掀开的——那是一片小小的池塘，池塘里若隐若现的蛙声，是小镇夏夜里最原始的天籁——最初只是浅浅低低的几声，孤独而悠远，渐渐地，愈来愈临近我的窗，仿佛就在那一簇柳下。

几时的我，居住在家乡老屋。低矮的平房，红砖黑瓦，以及茅檐上的青青绿草都温柔可亲。虽是老屋，但我并不觉得它老。它的对面是一个很大的鱼塘，鱼塘周围满眼是菜地。从每年的暮春到仲秋，每当夜幕降临，蛙声就会如约而至，把整个小村庄包围起来，或蹦跳于菜地间，或游弋于池塘，或穿梭于田野。

那一声声毫无章法的蛙叫声，伴随着田野乡间的晚风，慢慢扩散。蛙声一天天热烈起来，到了盛夏的时节，蛙鸣声也拼尽全力，到达极致。尤其到了深夜，青蛙们总是鼓足了所有

的力气，好像是怕自己的叫声逊于别的蛙。这里一片，那里一片，此起彼伏一阵响过一阵，最后合成了气势磅礴的大合唱，俨然是一场无人指挥的大合唱。

在炎热的夏天，我们吃过晚饭，一家人就会搬出竹躺椅在屋门口纳凉。我和妹妹躺在凉席上，仰起头数漫天的点点星光，家门口不远处是一片稻田，清脆悦耳的蛙声从稻田里传来，回荡在寂静的夜空中。奶奶则摇着扇子，为我们驱赶蚊子，给我们讲故事。奶奶总会把爸爸童年时的顽皮捣蛋不厌其烦地讲给我们听。蛙声和奶奶的说话声重叠着越来越小，有时迷迷糊糊地醒来，只见奶奶的扇子越扇越慢，最后终于从手中掉下去，奶奶头一歪也在躺椅上睡着了。

年龄稍长大些时，我喜欢在细雨蒙蒙的夜晚凝神静听蛙声。这时候的蛙声不再聒噪，温柔了许多，像是在演奏一支优美的田园浪漫交响曲，舒缓而悠扬，轻轻漫过心田，芬芳着我的梦。

有时，我也会和几个小伙伴偷偷地对到面池塘边去，想近距离地感受一下蛙声；有时，青蛙就在眼皮底下，便三步两步想上前一探究竟。然而，青蛙们却像是接到统一的指令，突然都停下来，大约这就是“戛然而止”了吧？

可当我走远了，它们又跑出来在我身边叫起来，可是回头看什么也没有……于是，我蹲下来屏息静听，青蛙们又都跑出来对我开唱，第一次离蛙声那么近，觉得是那么动听，那么可爱。

直到远处传来奶奶唤我吃饭的声音，我才依依不舍地离开。

如今，蛙声与我渐行渐远，我无数次在梦里聆听故乡的蛙叫声，我知道那一定是故乡在呼唤我，是亲人的企盼。此时，窗外一片静谧，我又深情地梦回故乡。

有时，我也会和几个小伙伴偷偷地对到面池塘边去，想近距离地感受一下蛙声；有时，青蛙就在眼皮底下，便三步两步想上前一探究竟。然而，青蛙们却像是接到统一的指令，突然都停下来，大约这就是“戛然而止”了吧？

可当我走远了，它们又跑出来在我身边叫起来，可是回头看什么也没有……于是，我蹲下来屏息静听，青蛙们又都跑出来对我开唱，第一次离蛙声那么近，觉得是那么动听，那么可爱。

直到远处传来奶奶唤我吃饭的声音，我才依依不舍地离开。

如今，蛙声与我渐行渐远，我无数次在梦里聆听故乡的蛙叫声，我知道那一定是故乡在呼唤我，是亲人的企盼。此时，窗外一片静谧，我又深情地梦回故乡。

